

马来西亚砂拉越

战后华文小说选

(1946-1970)

田農□編

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犀鸟丛书之五十六

马来西亚砂拉越 战后华文小说选 (1946-1970)

編 者：田 農

出 版：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 O. 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印 刷：優勝印務
YUSHAN PRINTING
Lot 1565, Piasau Industrial Estate, 98000 Miri, Sarawak.

版 次：2009年6月初版
國際書號：978983323308-3
定 價：馬幣3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田農

导 言

(一)

战前的砂华文学以诗歌创作为主，特别是中国对日抗战时期，寓居海外的知识份子忧愤国事，在砂拉越发刊的几份华文报章，刊登不少抗战诗篇⁽¹⁾。但是小说创作则少见。

小说创作到战后才逐渐出现。特别是五十年代之后，写作人在砂拉越、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的报章、杂志，刊出不少有份量的小说创作。本书所搜集的篇章，即以 1946 至 1970 年代的小说创作。

战后由 1946 年至 1970 年，这二十五年间，砂华小说的创作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6 年至 1955 年为第一阶段，这是萌芽时期的砂华文学。

1956 年至 1962 年为第二阶段，这是反殖运动时期的砂华文学。

1963 年至 1970 年，这时砂华文学处于低潮期。

二战终结，日本帝国战败投降，砂拉越得以光复重建满目疮痍的国土。但就在此时，白色拉惹布洛克王朝在统治砂拉越百年之后，竟将它让渡予英国，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战后东南亚诸国，经过日本侵占光复之后，纷纷展开追求自治独立。新加坡与马来亚风起云涌的反殖运动浪潮，也感召

了砂拉越人民投向火热时代的浪尖。特别是 1956 年之后，左翼思潮激荡下，文化教育面貌有了显著的改变，反映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表现更为特出。

(二)

战后 1946 年在古晋出版的一份杂志《青年》(社长林光彦、经理林金泉、营业陈庆发、编辑主任吴桦)，刊载评论、散文及小说。第三期(1946 年 6 月 1 日出版)有短篇小说《樱子小姐》作者茹，写一名女初中生美华，刚毕业正想回国(中国)，突逢日本南侵，不能如愿。她的爱人刘克明，在日本南侵前两年，趁机工回国效劳的机会，投身到祖国抗战洪流中。古晋失陷，美华为虚荣心及物质享乐所诱，误入歧途，甚而把名字也改换为樱子。1945 年日军战败投降，联军接收砂拉越。美华接到从重庆寄来的一封航空信，信是刘克明寄来的。然而此时已深为堕落后悔的美华，已无脸再见刘克明……。

《樱子小姐》分期刊载，第三期刊载最后一部分。由于未能见到前半部，因此本书未将之收入。这是笔者所读到战后最早的一篇小说。

丘絮絮是马华著名小说家，战前南来诗巫，在光南中学出任校长。《诗巫新闻日刊》的《励志》副刊，一度由丘絮絮主编。丘氏对砂拉越的华文教育界深有认识，战后撰写了中篇小说《学府风光》。内容描述一位年轻教师(徐文心)在抗日时期从中国辗转南来到婆罗洲 S 埠市郊北村当一间中小学校的校长。由于地处穷乡僻壤，学生程度低，师资差，徐

文心不愿久留，幸有董事长宋鹏程的支持，以及学生代表的慰留。徐文心以大局为重，答应续任并实行整顿改革计划。小说也揭露一些不负责任的教员（王可畏）可耻的行径，陈述早年海外办华文教育的艰辛。

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东南亚，砂拉越遭到蹂躏，知识份子首当其冲被逼逃亡。时任教职的刘贤任身受其害。短篇小说《苦杯》浩存的逃亡生涯，乃是作者当年逃亡生涯的自述，反映了苦难时代苦难的生存环境。

巍萌（魏国芳）於五十年代初即开始小说创作，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小说作者。《可怜的孩子》写一名青年思想的转变。不满沉闷生活的阿牛，决议返回北国过新生活，但在年轻的女教师、表姐敏丽以理性的言论开解下，阿牛终于醒悟，「我们应该热爱诞生我们的土地，为它的美好未来而斗争」。在五十年代，那一股强调「北归」的热潮中，作者理性的提出「热爱自己的土地」，为年轻一代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年，巍萌发表了短篇小说《鲁素英》，这篇小说可说是作者早期创作的代表作。主角鲁素英一家人住在 M 坡，父亲鲁老头曾作过蒋朝官员。大陆解放前夕，举家南来。鲁老头为人固执思想封建，整日抱着蒋中正所著《中国之命运》。鲁素英与其兄鲁素民则是新生的一代。当鲁素英小学毕业，打算到 K 城的中学就读，与鲁老头商议而被拒。鲁老头只愿意让她在本坡的英校升学，这乃非她所愿。鲁素英在哥哥鲁素民鼓励下，出走 K 埠升学。毕业之后，鲁素英成为教育工作者，「作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小说反映了那时代年轻人为理想而奋斗，以及对新生活

的追求。

巍萌一生创作短篇小说及中篇小说丰多，不幸於 1986 年车祸身亡，令人悼惜。

赵玲（赵子邈）於五十年代初开始创作小说，所写小说多刊于新加坡出版的《荒地》杂志。短篇小说《请客》、《王大保传》深具讽刺与批判的现实意义。本书收入《孤独者》一篇乃作於 1953 年。小说主人翁健民是一位善於思考分析的知识青年，对现实不满但却弱於行动。他「孤独地生活，孤独地战斗。对于未来，他有着牢不可破的信心；对于新一代，他寄予无穷希望」。最后他离开 K 市，回到老家——广西桂林，「为全人类谋自由幸福解放」的目标而努力。

健民这位孤独者的路，显然是当时砂拉越部份知识青年的路，无所谓对与错；数年之后，更多的知识青年认识到投身于居住国的自由与解放，才是一条正确的路。

赵玲於五十年代中返回中国，在厦门大学深造，毕业后在厦大当讲师，七十年代移居香港，转向研究中英语文为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砂拉越的华族文学青年，不论是诗歌、小说、散文或戏剧创作，多是土生土长在籍大、中学生、教师或新闻工作者。本选集中吴岸、聂平、吴韬、沈强、蔡存堆、芭蕉、李晓夫、田珊珊、叶林、凡民、李采田、田思、煜煜诸位皆是，有少数农村青年也在此时投入文学创作队伍，肖南、野草即是。

吴岸在五十年代初已开始写诗，数十年来诗作丰多。吴岸也写小说，本选集收入的《在病房里》及《老赖的欢乐》皆创作於五十年代中。《在病房里》描述一位纯朴的年轻莱

农，为了救一个从桥上掉落桥下臭水沟的小女孩而不顾自身右腿被竹竿刺伤血流不止，虽住院治疗仍感救人快乐。道出乡下农人热诚助人的本色。

全文场景在病房里，目睹病患者进出，久住医院的“我”对生离死别已感麻木，唯独上述青年的言行却使他变得快活。文中所述：「他有力的声音似乎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显然的但有说不出什么力量，什么渴望和冲动。」结尾时刻意提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那受伤青年所阅读的书。他离开时所说「我们前途远大，将来在社会再见……」意味深长。

《老赖的欢乐》反映五十年代工人运动活跃时期资本家如何压榨工人阶级，华巫合力争取合理权益的斗争。

百英西士的《庄稼汉》是一篇长约三万字的中篇。作者写出日本占领砂拉越时期以及战后华族农民痛苦的生活。我们看到善良的人们在日治时期过着惨痛被欺凌的情状，为虎作伥的汉奸丑恶面目。

小说中老实忠厚的农人大牛、阿六、大水在为生存的斗争中被欺压、狐假虎威的汉奸“乌蝇脚”刘纽和“滑嘴”的可恶。这两个恶棍和他们的主人，对农人采取种种残暴手段，构成小说主要内容。

在结尾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但小说的主角大水等人并没有翻身过来。战争期间他们受苦，和平光复后仍无处安身。作者最后写道：「庄稼汉所能得到的是这样的生活……他们日夜盼望着能过更好的生活……」这反映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仍然无法获得改善。

砂华文学中反映日治时期的小说不多。百英西士的《庄

稼汉》与《小矿工》皆以此为题材，将这段血泪的日子呈现于读者眼前，使人更憎恶侵略者的残暴行为。

百英西士原名李民胜，中学毕业后任教华文小学，五十年代返回中国。

青年人的求学、工作与恋爱，往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五六十年代正是火红的时代，年轻的文学写作者也喜欢以此类题材串缀着小说创作。本选集收录蔡存堆的《青春在欢笑》，李晓夫《静静的诗里末河》以及丁人的《出走》等。大体上皆以这类题材为主轴。

蔡存堆《青春在欢笑》批判了一种不正确的恋爱观、男主角玉民是一位决心献身于祖国解放斗争的青年，女主角梁玛丽纤弱多病，但却是一位善良信仰基督的女青年。两人虽曾恋爱但最终还是因思想分歧分手。小说鼓励青年人热爱祖国、爱人民，不要让落后爱情生活拖住前进的脚步。

丁人的《出走》述写一个封建势利的父亲，强逼女儿放弃求学，安排工作并逼嫁；女儿雪梅虽有理想抱负，但生性懦弱，缺乏勇气，只会伤心哭泣任命。所幸弟弟自强为了姐姐前途，不惜与父亲翻脸，与同学合谋协助姐姐雪梅离家出走。最终雪梅离开M市，在男朋友支助下前往K市继续学习，开始新的生活。

《陷阱》是一篇反映中学生为了华文教育发展，积极捐款筹募建校基金，但却遭到两位反动派学生老胡及“尖头鳢”的极力破坏，游说老黄撕碎壁报……但老黄眼睛雪亮，不掉进他们的陷阱，以物质诱惑终告无效。五十年代中正是砂拉越华文教育开始遭到殖民地政府压制的时代，作品反映了那

一时代学生热爱华教而积极行动的一个侧面。

本选集收录多篇小说，反映贫穷线下的工人、渔民、农人、失业青年的生活遭遇。这里有述写因失业家庭陷入困境而偷劫坐监的工人《怎么办》和《柴尼》、有捕鱼人家艰辛生活的《渔家怨》和《讨海人家》，以及反映贫困农民生活的《穷人》与《田园泪》……

凡民的《当起重机在响起的时候》是一篇反映底层工人受尽欺压，起而抗争的小说。吊木工人阿乔伯因病只好由自己年轻的儿子阿木代工，结果因钢索裂断将阿木压死，船老板只给予象征性的赔偿，又命令加速工作，这种欺凌工人阶级手段终令工人醒悟，团结对抗取得初步的胜利。

田思的《讨海人家》写于六十年代末，反映捕鱼人家辛苦生活。平日劳作生活已经不易维持，又遭逢资本家的迫迁，加上几个大头家和日本公司合作，动用拖网船大规模捕鱼，致使海上鱼获减少，生计更难。于是大家同心合力筹组公会共商对策，寻求新的出路。

李采田的《新年》讲述一名农村青年失业面对困境的故事。年幼丧父，寡母持家，辛苦供他念完高中，毕业后却面对失业痛苦。由于经济不景，又没有裙带关系，连散工都找不到。母亲不能谅解，怪他没用，虽如此母亲坚持不让他回家园耕作，鼓励他外出谋生。他只得踏上寻觅前程之路，无奈与难受跃然纸上。

野草的《田园泪》，写出农家的艰苦生活。父亲早逝，母亲病重，身为长女的秀姐辛苦撑持一个家，因操劳过度而得病，又遭遇迫迁，作品道尽农家穷人的辛酸。

李永平的《拉子妇》描写伊班妇女在华人社会普通受轻视，难以被接纳。文中“拉子婶”嫁给华人丈夫，受夫家歧视，几年后丈夫遗弃她，把病重的她及三名子女送回甘榜，终致默然死去。

这是一篇为善良土著妇女打抱不平的小说，反映土著妇女的悲遇，受歧视处境堪怜。

煜煜于六十年代末写出《九一八五事件》，时间是1963年大马成立之初，砂拉越治安不靖，时有军队驻守各地。民众多称军警人员为“青兵”（军装为青绿色得名），青兵在孩童心里是极可怕人物。本文女主角为12岁小女孩，因一念之差，被“青兵”误会为“恐怖份子”，将其逮捕收监，幸廖老师与警官认识，经一番解释后化险为夷。小说反映了那一时代人民不安的生活。

（三）

纵观二战后砂华文学小说创作的形貌，虽然不是多姿多彩，但小说内容基本上反映出它的时代精神。

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战后的砂拉越处于英国殖民统治，工农业生产相对落后，人民生活并不好过。觉醒了的人民自觉只有通过集体的力量摆脱殖民统治，寻求民族自治与独立。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砂拉越人民通过工农运动、学运组织、政党政治力量，喊出了独立呼声。

收集在本选集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精神面貌，作

者们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示了殖民地社会工农生活的艰辛，知识份子的彷徨与理想追求，以及对黑暗现实的鞭挞；对新生事物，美好的憧憬、赞扬与支持表现出热切关怀。

可以说，作者们深受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论是创作方法和意识理念，呈现出海外华文文学所追求的人文理想。“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抗日时期以及二战后反殖运动时期的砂华文学作品，乃是砂华文学的起点与成长标志。文学作品深刻的社会意识，反映了历史面貌与时代精神。

收集在本选集的三十多篇小说作品，只是战后 1946—1970 小说作品的一小部份，这时期有多份华文报章与文学杂志出版，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左翼报章刊登数量丰多的文学创作，新闻报的《拉让文艺》副刊，可视之为这一时期特出的文艺副刊。本选集有不少小说作品皆选自这一文艺副刊。

笔者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撰写《砂华文学史初稿》一书，所搜集的部份作品，两年前（2007 年）已刊行《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 1935—1970》。这本小说选集，是后续的编选工作，这份工作大概已告一段落。在编选过程中，多位朋友帮忙收集文稿，打字以及校对工作。没有他们的力量，单靠一人之力量非常费劲的，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09 年三月杪

注（1） 田農著 1995《砂华文学史初稿》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

导言	田震
----------	----

目次

丘絮絮	学府风光 (节选)	1
刘贤任	苦杯	37
巍萌	可怜的孩子	44
	鲁素英	52
温玉华	冯老师	79
吴岸	在病房里	92
	老赖的欢乐	105
丁人	出走	115
聂平	陷阱	128
百英西士	庄稼汉 (节选)	142
赵玲	孤独者	168
	风波	180
吴楠	怎么办	186
肖南	小乡春秋	191
沈强	穷人	205

蔡存堆	青春在欢笑	211
芭蕉	胡椒成熟的时候 (节选)	255
野草	田园泪	289
李晚夫	静静的诗里末河	302
艾丽	母亲的眼泪	318
田姗姗	柴尼	334
叶林	一个青年教师	342
鲁高	渔家怨	355
	森林之歌	366
凡民	当起重机再响起的时候	388
李采田	卖蛋小童	404
	新年	413
薛嘉元	拓荒者	420
田思	讨海人家	427
	夜	439
煜煜	九一八五事件	452
李永平	拉子妇	464
作者简介		474

丘絮絮

学 府 风 光（节选）

徐文心来到南洋不过半年，到学期终时，不料即为当局所辞退。这在他精神上确然是一个刺激。在祖国的某省立中学，他一连服务了七年。虽然期间校长更调了四人，他和大部份同事却屹然不动。这并不是因为他善于逢迎，倒是他忠于职守的缘故。若说到性格，却是一副傲骨，不肯轻易符合迁就，自然更不屑胁肩谄笑的了。但一来到南洋，便马上吃了亏！干嘛受辞退的呢？他心里明白，一定是为了借款的事得罪了事务主任，而他正是校长老同学，校长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别的同事可以借，而他却借不得，他认为事务主任显然是藐视他，自尊心未免受了打击，他冷冷地反驳了几句，一定是因此得罪了人家了。合则留不合则去，在他并无所谓，不过，他却不能不感到弱者的悲哀！而去留只凭一己的喜怒，教学成绩可以不问，他不能不为南洋教育前途捏一把汗！

×

×

×

第二年，由于朋友的介绍，漂流到婆罗洲 S 埠的一间中小学校去当了校长。

校址是在离市颇远的北村里，校舍是在一片连绵不断的胶林中。三间木板的楼房连在一起，远望倒还堂皇可观。前面是一大片操场，占地颇广，这在都市学校颇难见到的。左边有一条小河，食水取给於此，冲凉也是在此。河边偶然有一两株槟榔和棕榈，那苗条的倩影，在单调而平凡的胶林中，变成唯一的点缀——唯一的风景线。亚答屋稀疏地，一个两个掩映在胶

林中。这期间，也偶然有一二间卖杂物的小店铺。在重要的通道，都铺了木板，因为芭路经常潮湿黏滑，不便行走。这窄狭的木板道，应算是这儿的特色，在他倒也认为别致，说漂亮点，是颇饶诗意。

这乡村，是这样单调而又寂寞！何况他又是刚来自热闹繁嚣的新加坡，感性尤其敏锐。

十几个同事，不是校董的叔侄，便是女婿，媳妇之流。总之，是皇亲国戚。他是匹马单刀来到此地，情形的困难，是可以意料得到的。初次见面，瞧到那些冷淡而又傲慢的脸孔，似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了下来，满腔热情，马上结成了冰块。比较平易近人，带着笑容的有两位，其一是教务主任宋慕仁，其二是数学教员王可畏。

这两人的年龄差不多，身材也差不多，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躯干。更奇怪的是都有一个大鼻子，不过，宋慕仁的是黄脸孔，而王可畏的是红鼻孔罢了。两个人的眼睛，却完全不同。宋慕仁的像一对鼠眼，但他的瞳仁却像大海，那样幽深，那样神秘，时刻似乎在变换着风云，令人不可捉摸。王可畏的倒似一双牛眼，那么圆，那么大，瞳孔里总射着耿耿的凶光，当他面瞪着你时，纵然不毛骨悚然，也会战战兢兢的。

徐文心和他俩共桌而食，因此也就时常接近。晚饭后，常一起散布於操场上或者小河边。他俩都很健谈，似乎也很投机，谈不了两三句，常常彼此哈哈大笑一阵。宋慕仁的笑声像啄木鸟，咯咯咯了一阵，便戛然而止，那样短促的声调，似乎不是自己的，被人捏着喉咙挤了出来的一样。当你听了之后，你一定会同情他的勉强的。而王可畏的笑呢？是破锣一般宏亮，而且拉长着颤抖的尾音，这颤音变一根根针刺，一直钻入你的心窝，令你也全身跟着颤抖了起来。“干嘛他俩这样善笑？省一些力气可不是好？”徐文心心里这样想着。虽然他俩表示

得那样要好，那样投机，但徐文心直觉地感到他们的笑声都是一种武器。王可畏的是进攻的矛，而宋慕仁的是抵御的盾。他觉得他俩都是天才的“演员”，十分佩服他俩的“做工”和“唱工”！

一星期之后，事实证明了他的直觉并没有错。

宋慕仁因事上“巴刹”去了，当天晚上王可畏到校长室来访问徐文心，他说了一大堆恭维话之后，便接着说：“校长，不是我来送是非，我完全是为学校前途着想，也是为校长个人地位着想，告诉你，这位宋慕仁先生坏透了！他对待人没有半点诚意，只一味虚伪和敷衍。做事呢？又是专横独断，任凭感情用事。学生不但反对他，同事也都对他不满，好像谢先生、陈先生，以至于女同事白先生、刘先生们一起攻击他。

“本来校长是他当的，因为董事部嫌他资格不够，中学毕业生如何能当中学校长？和别的学校比较起来，岂不笑话？所以这一回才特地聘请徐校长来。但老宋早就表示不满了，因为你抢了他的位置！慢慢地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做人，因为你是他叔父的朋友，起初当然要表示一下客气的，可是再下去他便要变花样捉弄你了！他的手段倒很高明，有时简直瞧不出破绽！校长，我们都欢迎你来，我们这间学校实在糟得不成样子，社会的批评也非常坏！设备是一点都没有，图书有限，仪器等于零，学生程度低得不成话！你说怎么不低呢？成绩坏的学生从来不留级，以至于别间学校的学生，转到本校来都是跳级。老宋只贪图学生数量多，一则可以向他校夸耀，二则可以多领津贴金。他是迎合董事们这种心理的。你说怎么不糟呢？再说一点，他和女同事李先生闹恋爱，村里人那一个不知？那一个不晓？唐山有老婆，儿子已经十八九岁，还好意思闹把戏？简直是玩弄女性，太无道德了！校长，你最好设法辞掉他才好！以前董事长极信任他，现在也不然了。这是因为老宋背叛了他，

选举筹赈会主席时，老宋不但不帮忙，反而暗示不满，却去捧了朱世民——修仁学校的董事长，你说我们的董事长气不气？谁也会生气的！你瞧，老宋就是这么一种忘恩负义的人……”

王可畏滔滔不绝，真是一气呵成，徐文心对于他的辞令，不但惊叹不置，简直感到“可畏！”他只是洗耳恭听，不想插嘴，事实上也无插嘴的余地。他想也许老王说的都是事实，关于学校设备简陋，学生成绩低劣这一层是确然的。但他不明白老王下这一手的动机，心想渐次去理解他。他只回答了寥寥数语：

“谢谢先生的好意！其实兄弟也是南郭先生，只希望各位同事多多帮忙罢了！”

×

×

×

当徐文心到校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课，教务处送给他的授课表是一共每周十六小时：中三中二两级国文和历史。为了想整顿一下校务，是需要相当计划的功夫，他不能不认为这功课太重。他查一查总课程表，发现王可畏只担任十二小时数学，其余十小时为早晚寄宿生自修监督。这不能不叫他十分惊奇！

“宋先生，王先生的授课表内，为什么把自修监督也列上了呢？”

“几年了，一向都是这样的。”宋慕仁微笑地答，似乎丝毫不足为怪。

“这怎么行？把自修监督的钟点视同正课，真是惊人创举！那么，避重就轻，谁都要抢着担任的吧，这真是即不通来又不公，让某些人占便宜，却让某些人去吃亏，照理，这应该轮流分担才是。”

“本来即不通而又不公的么？但这是王先生的意思，谁也